

紀念佛門高僧圓寂

弘法利生
精華

● 陳清香

自今年元月以來，台灣南北佛教界領導一方的大德高僧，便接二連三的相繼圓寂，首先有高雄元亨寺住持菩妙長老，於一月十三日在信眾的念佛聲中離世；緊接著法鼓山的開山創辦人聖嚴老和尚於二月三日捨報示寂；再接著南投水里蓮因寺開山懺雲老和尚亦於三月七日結束世緣。三位長老幾乎是連袂一起走的，真是教界的損失，令人惋惜！

此三位大德高僧生前均秉持著自度度人的佛陀宗旨，一生以弘法利生為職志，將佛法帶入知識分子的領域，為台灣的佛教發展史寫下光輝的一頁。而三位高僧在其一生的弘法生涯中，也都曾和慧炬有深厚的因緣。

菩妙長老於民國五十三年晉山高雄元亨寺，總計擔任此南台灣古剎住持共四十六年。就職當年十一月，隨之成立「元亨寺念佛會」。民國七十三年，興工多年，高廣巍峨的新式大雄寶殿，終於落成啟用。民國七十九年，長老策劃下的「元亨佛學院」也開始招生。記得民國八十七年元月，幸蒙菩妙長老的首肯，高雄元亨寺所屬慈仁文教基金會、大乘精舍和中華慧炬佛學會，合辦了大專青年關懷社會學佛營，來自全台南北各校佛學師長暨佛學社團的幹部社員，均開赴元亨寺，濟濟一堂，盛會空前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慧炬新廈落成，四樓的

虛雲老和尚紀念堂、三樓的太虛大師紀念堂，以及地下室的印光祖師紀念堂等三堂內的佛菩薩、祖師等供像，也一齊舉行開光典禮，為慶祝此一盛事，慧炬舉辦了佛七法會，並禮請懺雲法師擔任主七和尚，前後七天，每天念佛七枝香，莊嚴佛事，盛況空前。



■ 懺雲法師主持「印光祖師紀念堂」中西方三聖像開光

對於懺雲法師，筆者終生感戴的，是蓮因寺的齋戒學會。遠在四十年前的大學生時代，每年暑假，當聽完了台中蓮社李雪廬老師的佛學講座後，每每再赴南投水里，參加懺雲法師主持的齋戒學會。

記得當年蓮因寺，寺宇尚未成形，僅有幾間簡單的平房，師父戒行十分精嚴，女眾絕不留宿寺中，參加齋戒學會的女學員，晚上借宿山下的農家，七、八位同學擠一張床，早上三點，聞鐘聲便起床，簡單梳洗後，便上山進佛堂禮佛作早課，開始一天的第一枝香。齋戒期間，每日念佛、誦經、靜坐、聽法、止語，屏除一切外緣，過午不食。如此精進的七天過後，再下山入凡塵，心境頓然改觀。

懺雲法師，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生於鴨綠江畔的安東曹氏世家，青年時期，曾赴日本學習丹青，研究美術，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出家，受戒於北平圓通寺，曾親炙當代律宗大師慈舟法師。上人淨律兼持，精進不懈，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年）在南投創立蓮因寺，次年夏天起，每年都舉辦「大專學生齋戒學

會」，至今已逾四十年。

上人曾於民國四十六年繪製了西方三聖像三幅，全以藍色為底。中幅畫阿彌陀佛，以清宮樣本，面容圓滿，頂有肉髻，項有圓光，胸前瓔珞，身披紅色袍服，內為綠色黃色褲裳。左手說法印、右手施無畏印，雙足踩白蓮花，佛像上方以橫式篆體書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大字。下有梵體小字「唵、阿、吽」咒語。

至於觀世音菩薩，法像莊嚴，居阿彌陀佛左側，微側身向佛，赤足立於淡紅蓮花之上，全身自頭頂、雙肩以下披掛白色天衣，敞前胸飾瓔珞，頭頂戴化佛寶冠，項有圓光，左手持楊柳枝，右手持淨瓶，在藍底襯托之下，端莊潔淨。

而此法像之上，由右向左題有直式大篆體字白色書款的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、白衣大士」字。旁有數行小楷書寫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的經文。曰：

大佛頂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

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世尊！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發菩提心，從聞思修入三摩地（原經句前尚有「彼佛教我」）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。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，盡聞不住，覺所覺空，空覺極圓，空所空滅，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，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。一者，上合十方諸佛本覺妙心（原經句作「本妙覺心」）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





力。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同一悲仰（原經句前尚有「與諸眾生」）。

歲在丁酉仲秋鯤島埔里觀音山印弘蘭若之東左梵室
遼東長白沙門 月璧（鈐印）

大勢至菩薩法像，居阿彌陀佛右側，亦微側向佛。法相五官一如觀世音，只是頂無風帽，寶冠中為寶瓶，兩手持蓮花，身著淡青衣，瓔珞、衣帶華貴，菩薩赤足立於粉紅蓮瓣的蓮臺之上，項有圓光，在藍底襯托之下，潔淨莊嚴。

而菩薩法像的上端，自右向左，以白色小楷字題款數行曰：

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

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名無量光；十二如來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（原經句後尚有「今於此界，攝念佛



人，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）。

佛涅槃日於鯤島水里蓮因寺 月璧（鈐印）

而最左側以大篆體字，題款曰「南無大勢至菩薩」。

這一組西方三聖像，隨著慈光講座的成立，念佛法門的盛行，四十年來，聖像被翻印數千萬，深入各家庭中，一直是淨土行者，最普遍、最標準的堂上供養。

懺公上人的其他佛畫作品必多，只是未見公開，上人的小楷書跡，細若蟻足，其纖秀之風格，直追弘一大師之後。

聖嚴法師與慧炬的因緣，起自法師赴日本立正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際，在民國六十四年榮獲慧炬密勒佛學獎學金，對周宣德老居士弘法義舉，十分感念！

聖嚴法師雖然不是畫家、雕塑家或其他藝術工作者，但是創立法鼓山，由一片人煙稀少、草木蒼鬱的山坡丘陵地，規劃成殿堂巍峩、高廣素雅的禪修中心，由堂宇樓層水池的安置，佛菩薩供像的塑作，式樣風格的界定，全山一點一滴，鉅細靡遺，全都由聖嚴法師作通盤的設計與裁決。因此就法鼓山而言，法師是最偉大的藝術創作者。以下單舉三例：

其一，就供像而言，歷來一般傳統佛教道場的供像，主事者大都只是作約略性的指示，而不涉及時代的式樣、匠師的作風或製作手法。然而法鼓山的每尊供像，卻是由聖嚴師父招集佛像專家，成立小組，共同會商，作成決策，再親自督導指示，從材質、姿勢、造型等等，一路到完成為止。因此每尊供像雖出自匠師之手，但卻是融和當代佛藝專家智慧的結晶，加上聖嚴師父的理念完成的。總觀法鼓山的每尊供像，包括大雄寶殿的三寶佛像，觀音殿的祈願觀



音像，禪堂的釋迦佛像，山門入口的來迎觀音等，加上原有的開山觀音像。其塑作過程歷經十餘年，筆者有幸全程參與，提供個人膚見，今日每當瞻仰或頂禮那既是繼承傳統，又充滿創意風格，迥異一般道場的法鼓山佛像時，便倍覺親切。

其二，就整個法鼓山的建築布局而言，是沿著山坡地勢的走向而興建，因此對原始生態的改變，盡量減少到最低。建物的外觀，以直線、簡潔、單一，不作多餘的藻飾，而以返樸歸真、回復自然為原則。建物的色澤，採二次色間色為主，不尚鮮豔亮麗、對比強烈的原色相，以符合禪家的宗風。

早在創立之初，為了確定規劃的藍圖，法師屢次組團率團考察華北、江南、川西以及日本各地的古寺名所。記得首次往赴大陸，約在一九九二年春天，蒙法師寵邀，筆者請了三周的假期，在剛剛開放探親初年，參加了由十二人組成的考察團。成員包括果暉法師、伍宗文博士、陳柏森建築師，及法鼓山遷建工程副主委施建昌先生等人，由聖嚴長老率領，考察了北京、大同、西安、蘭州、喇卜楞、敦煌等數十處名剎古寺。參訪返國後，深覺眼界大開，踩踏著歷代高僧弘法足跡，感受深刻，久久不能忘懷。

就繪畫而言，法師不是畫家，卻主導連寶猜居士畫了兩幅陶版圖畫，一曰「人間淨土」，一曰「耕心圖」，筆者已於本刊一百二十三期，撰文介紹過。

大師雖日遠，然德風永存，謹以本文，紀念三位當代高僧，並表崇高敬意與感恩，祈願大德慈航倒駕，乘願再來。◎